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回天綺談

第十回 倉皇失措求援法王 兩面受敵大困新黨

卻說這奸黨看改革黨的勢力好像野外的春草，剛才刈去不一會，又蒙蒙茸茸生長起來。想了許多法兒，都不能永絕他的根株。這一天在英格拉治格尼的相府，大會重臣，商量撲滅改革黨的法兒。這一位重臣遮阿輔裡瑪丁首發一議，說道：「今日貴族及人民稍有勢力的，都要附和改革黨，好像吃了改革黨的迷信丸藥一樣。所說的話，所做的事，總不離改革黨的臭味。把官爵去勸誘他，利祿去賄賂他，槍劍去恐嚇他，都毫不改變，好像瘋顛。今日縛束他們的法兒，依兄弟愚見，實除了宗教的勢力外，沒有法兒。我約翰陛下，當背了法王命令的時候，法王怒將起來，把這破宗的事情責我們陛下。我們陛下強硬不屈，沒有理會他。法王再把宗教的威力，命令我國的教徒，說陛下不守教法，此後可以不要盡服從的義務。又向法國腓律勃王，數我們陛下的罪惡，叫他切責陛下。陛下知敵他不過，不得已到法王處謝了罪，認了錯，才得無事。諸君大約都曉得了。就這種事情看起來，宗教的勢力實在利害。若果利用這種勢力，一定可以降服這改革黨的。諸君意思，打量這樣計策，可以辦得去不辦得去呢？」眾人本是計窮策盡，一聽見有人發這個議論，就滿口說是，沒有一個異議。就將這個政策，奏知約翰王。約翰王似有不大喜歡的意思。後見內閣諸公通通贊成，不敢說他甚麼不妥，就批准了。英國政府就派出一個公使，到羅馬府進謁法王。將本國危急的情形先說一番，再請他保護本國的政府。法王那裡曉得甚麼，總以為改革黨就是亂民，自然是幫著政府的，就答應他。看官，這種事情，在奸黨是很得意的，若在改革黨，便有些不穩當了。真可惜歐洲中古之世，各人困於舊教思想。若非後來宗教改良，怎能夠文明進步呢。這時英國公使回國，政府就知道法王答應保護了。滿朝官吏十分歡喜，這是不消說的。自此得了靠山，就放著膽子，用十分嚴酷的手段去辦這改革黨，毫無假借。

改革黨見這勢力微弱，奄奄待斃的政府，忽向本黨又用起嚴酷手段來，實是十分奇怪得很。於是密派間諜，去打探政府內裡的事情。知道政府已得了羅馬法王的援助，大家吃了一驚，紛紛去講避他凶鋒的法兒。在今日看起來，這改革黨已經得了貴族人民兩處的勢力，又改革的議論為輿論所公認，就令政府有法王的援助也不要緊。怎知英國當時人民信仰宗教的心事倒很利害，看法王好像天帝一樣。他一兩句說話，比法律還要利害過十分，不敢同他作對的。所以改革黨的勢力雖有幾分，也是敵他不過。且改革黨當初也知道宗教的勢力關係很大，若想成就改革的大業，不能不假法王的力。現在被奸黨著了先鞭，越發失望了。到這時候，改革黨的志士深知英國人情，不可以輕舉妄動，同國王、法王作對。又要藏器待時，韜光養晦，再等機會了。看官，大凡碰著一兩件不如意的事，就心灰意冷，這就是志行薄弱不幹得大事的。至豪傑的用心，愈遇艱難越發勇往。你看將來改革英國的弊政，令英國再睹天日，豈不是這改革黨的嗎！

卻說當時奸黨用甚麼法兒鎮壓改革黨呢？有用兵隊勢力的，有用宗教勢力的。縱橫跌蕩，好像獅子出了雙角，猛虎傳了兩翼一般，聲勢實在利害。若果照這樣辦下去，這改革黨不等到一兩年，恐怕都要撲滅完了。是時賓勃魯侯威廉、魯伯益科特、康列巴裡的大牧師蘭格頓三人，與及這幾個有名望的，看這種情形，實在痛心。雖耗盡心力，絞亂腦漿，總不能找出一個完全的法兒來。只管太息痛恨，天天抱著這個悶葫蘆。其中有好幾個血氣方剛，好使性兒，死而無悔的壯士，見現在情形好像鼠入牛角一樣，愈逼愈緊，就商量說道：「同是要死的，與其束手待斃，何如用荊軻專諸的手段，殺他幾個奸黨，倒還死得痛快！」這邊政府知道這種事情，少不免有些險處，早早派了許多包探，細密查察這改革黨的舉動。這包探原是為名利兩件事來的，那裡曉得國家大計。凡事有一點兒的風聲，就鋪張揚厲起來，稟告上官，以圖博些功勞為吃飯的地步。

可巧這一千二百四十四年十一月下旬時候，威廉侯、魯伯益科特、康列巴裡大牧師三個，引著改革黨中有名望的七人，密去倫敦首府某俠客的家裡，商量各種事情。這俠客叫做威廉勃魯士，當時在倫敦首府是最有名的孟嘗君。有他手下的壯士食客，大約都有幾百人。他的房子雖不是十分宏敞，卻幽邃閒雅。前幾年，改革黨重要的人物，凡有甚麼事情要大家商量的時候，就在他的家裡開秘密會議的。這奸黨的包探，不知何時曉得。是晚，改革黨一班人在他家裡開會，就派一兩個行蹤詭秘的人，靜靜走進他的房子裡頭，躲著個僻靜地方，聽他們商量事情。這改革黨的人，那裡曉得有人屬耳於垣，只管吐露胸臆，我說這樣，你說那樣。其中有一個憤激起來，說道：「這個沒有心肝的政府，逼到我們沒有去路！難道他們可以殺我們，我們便不可以殺他們嗎！依兄弟愚見，若到萬不得已的時候，炸藥，刺客兩件事是不可少的。」聲情激烈。在裡頭躲著這個人，聽見這幾句話，就靜悄悄的走出，一直跑回英格拉治格尼處去告訴他。

是晚正是奸黨開密會，正要吃飯，還未散會。忽聽見管家說有人要把緊急事情稟告，英格拉治格尼心中知是這樁事，就叫他進來。及至進來，就倉皇說道：「今晚小的探知，改革黨的巨魁在威廉勃魯士的房子商議大事，小的偷走進去觀他舉動。其中有一個實在大膽，說道欲辦改革的事情，非把貴官顯吏殺了，怕沒有成事的日子。各人都滿口贊成。小的聽到這種說話，很憤他們口裡亂湊，趕快跑來稟告大人。若不早些處置，怕又要鬧出大事來，更不得了。若這時趕緊派兵，圍著他的房子，一定是一網打盡的。」那時政府雖是借法王的後援，裝作很利害的神氣，實在極怕改革黨的勢力，風聲鶴唳，睡也睡不安穩的。今聞這言，滿座失色，吃醉的也要驚醒起來，快命捕吏到勃魯士處掩捕他們。

這三十多名的捕吏飛跑到勃魯士的門前叩門，這個說奉官命，那個說奉主上意，嘈雜到不成說話。這裡頭就曉得一定不是喜信兒，少不得命這護衛的壯士十來人，堅守住前後兩門，不要亂開。捕吏等了多會，就破扉闖進去。那時壯士攔著他，使不得進。他們好像老虎一樣，咆哮肆罵。話猶未了，兩下就打架起來。究竟改革黨寡不可以敵眾，抵當不過，竟被捕吏殺死三四個，打傷幾個，就推進房子裡去了。幸虧勃魯士及改革黨重要的人，見勢頭不好，早已用梯子跑過牆頭去了。這裡捕吏進來時，搜索了好幾會，把這貴重的東西搶了許多，再把這無謂的人拿了幾個，稟告政府。政府趕忙派遣偵騎，四出查拿威廉勃魯士等一班人。

究竟他們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